

18 军军长张国华

梦牵雪域高原 人称佛光将军



张国华（1914—1972） 江西省永新县人，第2野战军第18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出国途中 毛泽东情系雪域高原

二野总部 邓小平亲点麾下爱将

1949年12月，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率团

亲往苏联访问。这是新中国首脑人物的第一次出访，也是毛泽东首次走出国门。

开往莫斯科的国际专列还没出境，严寒已使车头喷出的雾气凝重得久久不散。毛泽东端坐在车厢内，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弹弹烟头上长长的烟灰，喃喃自语：“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毛泽东的思绪从满洲里到达喜马拉雅山，像一条对角线斜跨中国版图。西藏问题萦绕于心。远的不说，就在建国前两个月，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子，与英国人、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暗中勾结，想乘人民解放军尚未抵藏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把西藏“独立分化”出去。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西藏问题一开始便错综复杂而又迫在眉睫。毛泽东在隆隆的车声与不断抖落烟灰露出的荧荧火光中，翻看着带来的西藏材料，批复道：“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批复信函很快转到了邓小平和刘伯承手里。

重庆曾家岩。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

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现在他们都有点犯难：派谁出兵西藏呢？

2野的部队的确不少：三个兵团，九个军。可目前

已经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 2 野的老部队，而是贺龙的第 62 军。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合适的是这个军。但他俩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艰苦的工作还是由自己的部队来执行妥当。他们又将自己的九个军一个个拨拉，认为第 10 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身体近来差些，进藏困难。

“让张国华去吧！”邓小平烟抽得舌头发麻，他把烟头掐灭，挥赶着烟雾。

刘伯承欣喜地笑了：“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张国华，时任第 18 军军长。他刚满 15 岁就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曾与 10 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立下赫赫战功，又有开辟新区的丰富经验，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第 18 军官兵虽然有各种想法，但大多数人都愉快地表示服从命令，然而个别部队也出现了畏难情绪，逃兵数量猛增。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

心头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他是个军事干部，颇有儒将风度，平时话不多，也很少发火；即使发火，也骂不出粗话脏话。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

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啪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在逃兵背后、屁股上找突破点。

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 18 军的名声，便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而地方也特别看重表现，“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今后翻身都难。于是开过小差的人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工作，要他们安心留在地方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千头万绪 邓政委临行叮嘱

椎心泣血 张国华痛失爱女

开动员会的时候，人们好奇地发现，台上的张军长怀里坐着个不满 3 岁的小女孩。她是张国华的第一个孩子。张国华与樊近真 1946 年 6 月结婚，33 岁才有孩子，自然视为掌上明珠。此刻张国华把孩子带进会场，一方面是疼爱，另一方面也有“背女出征”的味道。

邓小平也愉快地给第 18 军将士题了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题完词，邓小平让张国华坐下来，告诉他，第 18 军人藏部队以 30000 人为限。一切不健全之人员应清理下来交川南接管。非战斗组织必须减少，或根本不要，“有些组织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之后再去，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还有，听说你们要给每个师配个军乐队，我看不必。”

张国华急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请求说：“政委，我还是希望保留这两支队伍。”

“根据现有的材料，你们每一战士的背负量将要达 40 斤以上，到 60 斤。光军械科所需的部分皮件，即达 40000 余斤，需要 200 多匹牲口驮运，这怎么行！再加上那些吹吹打打的，运输困难太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临走时，邓小平又问：“你对西藏了解得怎样？”

张国华抽空已经看了不少有关西藏的材料，却回答说：“印象深的还是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通天河

邓小平叮嘱张国华：“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学会与藏民沟通的语

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聋子，就要吃亏。”

回到军部，张国华和其他领导在军部紧张地研究各项进藏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这时秘书打来电话：“军长，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不是回来看一下？”

张国华怔了一下，问：“什么病？”

“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嘴里不停地叫爸爸……”

张国华心口一热，想了想，又摇着头说：“我抽不出身，你安慰她两句。”张国华挂上电话，又钻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继续人员安排的话题。他当过文工团的政委，深知这支队伍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坚持军乐队可以不要，但文工团减不得，更不能没有。他主张给刘（刘伯承）、邓（邓小平）、贺（贺龙）打报告，申明理由。刘、邓、贺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保留第18军的文工团以及各师的文工队。接着，他们又研究起其他事项。这时，警卫员慌慌张张来找，说难难情况不好，叫他快去。

张国华火了：“30000多人要进藏，万事都要有个谱，在这动辄千军万马之际，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警卫员瘪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

会议继续进行。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就催车去医院看一眼，想告诉孩子他就要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走进医院门口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有些熟悉的

医生也躲着他。他快步往病房里走。当他站在病床前，似被五雷轰顶，惊呆了！难难，这个总是睁着好奇亮眸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脚冰凉。

樊近真坐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人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那情景她后来在日记里描绘过：“黑灯瞎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通”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

军营里的人们都爱叫她“南南”。现在孩子死了，她呜咽着告诉别人：“其实她的名字是小难，我起的。她爷爷觉得难字不吉利，说我们是南方人，就叫小南吧。我之所以给她起这难字，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个艰难岁月……”

樊近真在川西银行当业务科长，又怀了孩子，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小军（1岁

多的儿子)留下,怀着的带上。”她还没下定决心,正值此时,西南财委书记刘岱峰决定去西藏筹建银行,她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进藏准备工作,没日没夜地开会,根本顾不上孩子难难。

张国华的心,一下子有被抽空了的感觉,对女儿,他有太多的慈爱,甚至有一些溺爱,一时间,眼泪盈满了眼眶。但在这关键时刻,大军即将挺进茫茫雪域高原,他这一军之长能在众人面前掉泪吗?他只好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此时此刻,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只好用繁重的工作来顶住痛苦的回想。惟一指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振作起来,工作能顺利一点。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张国华把他们送出去很远,再次提醒部队要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18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的艰险路途。

昌都决战 十八军打胜关键仗

北京会见 毛泽东戏称“井冈山”

部队越往前进，运输和补给越困难。在高原缺氧的山路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下去，不再醒来。有的军马眼看着嘴鼻喷着白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片刻之间就断了气。

进藏的征程充满千辛万苦，不光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有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斗争。当张国华的部队行进到康北竹庆地区，周围的喇嘛寺忽然响起了钟声，一群持枪骑马的人簇拥着一个穿红袍戴狐皮帽的，奔上山岗，吹起法螺，顿时不明真相的喇嘛群众向解放军开枪射击。张国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带上翻译去和拦路的人谈话，总算阻止了枪击。到了晚上，那一伙人又卷土重来。张国华气坏了，一拍桌子：“把那个为首的家伙给我抓来！”

战士们一会儿就捉来一个穿红袈裟的指挥官。一审问，这个一身上层喇嘛打扮的人却是个汉人——陈立夫的亲信。他供认：1949年冬天，就有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拉萨当局的便衣武装护卫之下，从大风大雪里跌跌撞撞地过金沙江来了。他们利用喇嘛寺的钟声法鼓煽动群众，要截断解放军的进藏道路。现在西藏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直接策划下，将原有的14个代本（相当于小

团)扩充为 17 个代本，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美国电台，请来英国教官，调动、训练各地藏军，并下令各寺院念经诅咒解放军。不但关闭了和谈之门，又企图以金沙江为天险，要第 18 军就此止步。

第 18 军的将领们都认为，不打仗难以前进了。西南局根据张国华的报告，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昌都顺利地打下来了。这时满脸倦容的张国华和他的战友们才舒了一口气，张国华总算说了句轻松点的话：“同志哥呀，这下我们才敢向中央、毛主席、刘邓首长报告说，首长们，请放心吧！”张国华舔着干裂的嘴唇，又说，“这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好，熬过来，全靠这个！”他举起手里的香烟。也就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

1951 年 5 月 5 日，张国华从康藏前线赶赴北京，作为人民政府的一名代表，参与同西藏代表的谈判。5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十七条协议》签订情况后，把目光转向张国华，按他平常的习惯，和一个不熟悉的人交谈时总要先问问对方的籍贯、经历，当得知张国华是江西人，曾在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呆过三个月左右时，眼神格外明亮起来，开玩笑地叫他“井冈山”并问道：“进藏部队的情况怎样？”

张国华概括地讲了几句：“大部分同志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有的党员和班长负重 90 斤，连续十多天的急行军。断粮了就忍着饥饿坚持……当然也有少数同志嫌进藏苦，把进藏看成是‘进葬’……”毛泽东也能感觉得到在全国胜利之时奔赴艰难容易出现的思想问题，深深地吸了口烟，用夹着烟头的手指朝着张国华点了点：“你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要你去，你去不去？”

毛泽东看着将军们，见他们记下了自己说的几点，表情由严肃慢慢转为微笑，请他们谈谈困难。张国华强调筑路的重要，毛泽东点点头，“要筑路与生产并重。”毛泽东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

当毛泽东说完“你们去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时，将军们知道接见该结束了，纷纷站起来告辞。

初到拉萨 噶厦政府真刁难
拜会达赖 文工团员立大功

1951 年 10 月，张国华带着军直及第 154 团到达拉萨时，依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到处都是谣言，说：“解放军来了，大喇嘛被杀死，小喇嘛丢到河里淹

死。”“布达拉宫铜佛流泪了。”站在高楼台上的反动分子朝欢迎人群和入城队伍投石子吐口水，咒骂开道的腰鼓队是“魔鬼”。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把张国华的部队全部安排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领导住在宇妥院内，藏军在张国华部队周围三面安设军营，暗暗地将第18军主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张国华对此哂笑一下，只是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抓紧时间休息。他自己去找噶厦的实际执政者藏王鲁康娃、洛康扎西，要他们卖粮食给解放军。鲁康娃鼻子一哼，扭过身去说：“过去清朝有个人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堂），只在拉萨设了一个衙门，没有带什么兵，你何必带这么多军队！”

张国华淡淡一笑，说：“天下姓张的人多，可姓张跟姓张的不一样。我们是来执行‘十七条’的，希望你能配合，首先解决粮食问题。”

鲁康娃捻动着佛珠，讥笑道：“打败仗虽然难受，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

张国华和谭冠三交换了一下目光，问：“你看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没有？”

鲁康娃耸耸肩环顾左右的贵族官员，眼里的凶光一闪，不做声。

“协议是双方代表签了字的，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应该协助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可你们采取

的是什么行动？”张国华说着，要随行人员把《十七条协议》藏文本摆到鲁康娃面前。

鲁康娃要拿又没拿，像盯着一团火，嘴里嘀嘀咕咕：“阿沛（阿旺晋美）去北京，并未授权谈军事，《十七条协议》很突然……老百姓也不满意，应该修改……”当他的目光掠过张国华的随行人员，便有了话头，指着张国华突然狂叫起来：“姓张的，你好大胆，把军队带进来啦！”

按张国华的脾气早该发作了，可他只好忍着，耐心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末尾还是强调了一点：反对祖国统一的结果，将会和军事较量一样，在政治上再遭失败。希望噶厦合作，西藏地方政府也要悬挂国旗……

鲁康娃不肯让步，面色阴沉地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佛国，不必悬挂中国国旗，挂上了，再拿下来也不好看！”

回到营地的张国华，气得心口“咚咚”直跳。本来他已经学会抓糌粑，喝酥油茶，啃生牛肉，可饭端上来的时候，他难以下咽。一则顿顿是羊肉，膻味极大，总吃当然腻；二则有的连队连一天两顿稀饭都喝不上。“不行，看来我得去见达赖喇嘛！”

张国华和中央代表张经武商量，决定10月30日以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给达赖送礼为名，正式拜会达赖喇嘛，首先解决粮食问题。

噶厦政府却想借此杀杀张国华的威风。当张国华派出的代表徐淡庐和平措旺阶前去商谈拜会细节时，噶厦政府提出，张国华拜会达赖时，必须按照传统礼节，行磕头礼，即所谓朝拜。徐淡庐和平措旺阶当然不同意，说双方的风俗习惯都要照顾，互相尊重，解放军是不兴叩头这一套的，但一定会尊重达赖。噶厦政府想到张国华那一路是拦不住的精兵强将，对拜会仪式只好作了让步。

两人回来一说，张国华思索了一会儿，作了布置。第二天上午9时半，一支庞大的送礼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大昭寺前面。张国华率领徐淡庐、陈竞波、乐于泓和平措旺阶，走在送礼队伍的前面，第18军的军乐队鼓号齐奏，文工团员扭着秧歌敲着腰鼓，寺前如过节一般热闹。为了不失礼节，张国华等按藏族人转经的方向绕大昭寺走了一圈，然后朝罗布林卡走去。

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张国华把礼物送给站在宝座前的达赖，然后开始宗教仪式。达赖重新登上宝座。张国华将事先准备好的宝塔、佛经、哈达等五件东西一一献上，徐淡庐等人也将哈达献给达赖。张国华将目光转向平措旺阶。平措旺阶虽然参加了政府工作，张国华还是让他穿上藏族服装，并且给他做了工作，要他仍给达赖磕头。在这之前，邓小平曾有过细致的交待，到拉萨之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摸顶，可以不

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当平措旺阶上前磕完头，达赖又伸出手来给他摸顶。年轻的达赖受礼之后，显得非常激动，向司仪人员轻声说了一句藏语。司仪马上用汉语大声传达达赖的问候：“汉官一路上辛苦了！”

这个仪式结束后，藏方献上饭、酥油茶、面卷之类，品尝之后，其他人退下，只留张国华和平措旺阶，跟达赖进入他的卧室，稍坐片刻，又随达赖走上观戏阁。阁前装着玻璃，有一层薄纱遮住，第 18 军的文工团便在台前开始演出。张国华用余光看了一眼达赖，只见他手持望远镜，急急地调着焦距。看来，达赖被这新奇的演出吸引住了。

回到住处，张经武问起今天拜会的情况，张国华把帽子往桌上一掬，喜不自胜：“文工团算是带对了，达赖喇嘛虽然是垂帘看戏，看得却是目不转睛。嘿！原来他这么年轻，看来大有可为呀！”

张经武点点头：“我看也是。你看粮食还有问题吗？”

张国华扬起巴掌对着张经武手心击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诡秘的笑。

第二天，阿沛高兴地告诉大家，达赖已下令要 13 个宗（县）各筹粮一万斗，另外，布达拉宫仓库还能拿出 5000 斗……

张国华的笑脸还没持续两天，又挂上了乌云。各宗受到噶厦亲帝分裂分子的阻挠，并没把粮食交付解放军，布达拉宫粮仓拿来的粮食，一化验，全部霉变，根本无法食用。更令人不安的是，鲁康娃和洛康扎西不但不支持解放军，还搞起一个由商人和无业游民、流氓为骨干的所谓西藏人民会议，制造骚乱，形势进一步恶化……

针锋相对 祖国统一不容挑衅
商量对策 战友齐心争取和平

1952年3月，传统的大法会期间，几个打着“人民会议”旗号的人向布达拉宫递交了一份所谓的《西藏人民请愿书》，要求修改“十七条”，撤走解放军。4月1日上午，几个噶伦（噶厦成员）又带着三名伪人民会议代表前往张经武代表驻地，态度强硬地递交了这份“请愿书”。当晚，千余藏军和武装喇嘛突然包围了西藏工委和张经武住所，墙上、屋顶上都架起了机关枪，枪口直接对着解放军。此前，鲁康娃、洛康扎西已私自下令将日喀则的炮兵代本调入拉萨，反动分子还阴谋夺取布达拉宫内的藏军军火库……市民见状纷纷囤粮积水，商店关门，人心惶惶。

已经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心如火焚，有时

忍不住也要发脾气。出门寻不到司机，他骂一声“混蛋”，自己踩着油门就要把车开走……北京的毛泽东和西南局的刘、邓、贺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一日数电询问情况。毛泽东下了决心，高瞻远瞩地指示说：“必须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侣人民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做好工作。”

张国华、张经武得到指示，商量好对策。他们把噶伦们召集来，张经武背靠着窗户，指着楼下说：“我们再让就要掉下去了，二司曹（鲁康娃和洛康扎西）干了大量坏事，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证据，现在我们已无法与二司曹合作相处了，请把我的话向达赖喇嘛传达，请他做出处理吧！”

噶伦们互相观望，为二司曹开脱：“他们不会讲话，年纪太老，脑筋陈旧，说话方式不好，还请张代表原谅……”

张国华板着面孔，在一片沉静中用威严的声调说：“我们与他们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仇，问题是他们亲帝国主义，还是拥护祖国？是执行协议，还是组织武装叛乱、破坏协议？对于你们内部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原则是非必须弄清！”

噶伦们只好表示同意撤销二司曹的职务。